

扯断的红绿飘带



陈敏莉 著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扯断的红绿飘带

陈敏莉 著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汝 东
封面设计 邹越非

扯断的红绿飘带

陈敏莉 著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

(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5.875 字数 100,000

1989 年 11 月第 1 版 198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,500

书号 ISBN 7-80515-465-1/I·52 定价 2.10 元

目 录

秋歌	(1)
扯断的红绿飘带	(17)
蜀道难	(34)
黄昏之前	(42)
清莹的小溪，我对你说	(56)
花	(69)
老虎挂历	(82)
爸爸是厂长	(94)
周末的夜晚	(107)
同龄人	(125)
几度春秋	(137)
太阳是白颜色的	(146)

秋 歌

孙护长觉得，手里攥着的是一只黑蜘蛛，就是早晨看见的那一只，胖嘟嘟的，有许多脚，真有点触目惊心。

她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点儿迷信。她年轻的时候一点不迷信。已经不年轻了，还难能可贵的不迷信。但很不年轻的现在，她迷信得战战兢兢了。命运跟她开的玩笑太大了！

在今天这么个关键日子里，一早居然看见一只黑蜘蛛。儿子一起床就开“美国之音”，在叽哩哇啦的外国话里，她无限怜悯地望着儿子。儿子不恨她，她越发觉得对不起儿子。儿子皮茄克的钮子掉了一颗，她要他脱下来。皮茄克是黑色的，她钉纽扣用的也是黑线，所以黑蜘蛛落在她的膝头上，起先她以为是一个蜷起的线头而用手去捻。等发现是一个活物，是一只挺大挺雄壮墨墨黑的蜘蛛，她差点从靠背椅上歪下身子来。她忍不住叫住儿子：“兆鹏，你看。”停了一会，又神情愣愣地说：“今天医院里房子就分下来了。”

儿子笑笑。

“日见喜，夜见愁。”她又说。

“红的才是喜蛛。”儿子又一笑，却是往常那种不以为然的笑。

她的心一热一凉，不知该拿蜘蛛怎么办。

现在，新单元的钥匙就攥在手心里。发的是两把，另一把已经细心地套在钥匙圈上了。四层朝东的一大套，比预想的还要美满。她的手心里全是汗，还有一把钥匙，她的感觉却是那只未卜吉凶的蜘蛛。房子可以招媳妇，可以调煤气包，可以换孙子吗？她握紧了裤袋里的手，觉得回家的这段路特别长，觉得天气特别森冷，觉得自己格外孤单。过去她什么时候这么不争气过！她可是威风过的人，手下当班的护士在不该坐的时候坐着，只要她出现，都会从椅子上弹起，动作之快，象是屁股下安装了弹簧，好象她就是那控制弹簧的键钮。但后来情况就变得难以令人置信了。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班上一个护士向她请两个小时假，要提前走。当时病房里正忙，她没吭声，就是没同意。那个护士背后把她的故事说了又说，说给新来的医生护士听，说给来实习的护校学生听，甚至说给病区里的病人听。于是，又增加了一批异样的目光看她。而那些躺在病床上待产的孕妇，看她的目光里甚至带着惊慌和恐惧。她对这一切样样有数。心里窝涩，日子却还要一天一天那么过。

孙护士长一进家门就挽起袖子下厨房。先洗早饭碗，接着就动手做饭菜。她跟儿子媳妇住。哦，话说

倒了，是儿子媳妇跟着她住。儿子在研究所上班，在搞一个什么课题，回来总是晚的。媳妇潘月月是卫生学校的老师，按理说上完了课就可以回家的。可她也是今非昔比了，不到吃晚饭的时候不回来，还经常把一些叽叽喳喳的小妇人带到家里象男人一样高谈阔论。如今她不能说她了，儿子是一向由她任性的。

菜饭准备停当，正往桌上端，兆鹏和月月一前一后回来了。兆鹏叫一声“妈”，例行公事一般的口气。月月挺着腰身，冷若冰霜地走过她面前，眼里没她这个人一样。她的心里照例难堪了一下，脸上却没有露出丝毫的介意来，而是叫住儿子，高高兴兴地把分到房子的消息告诉他。说的时候，眼睛有两次瞟进媳妇的卧室。月月背对着卧室的门，摆弄一只刚刚买来的放音机。大概听见了？大概没在听？只当她听进去了，自己声音不算小。她把嗓门拉得更大些，又对儿子说：“明天你和月月去看看房子吧。顺便给自己挑一间卧室。”

儿子懂事地表现出惊慌：“这不行，妈。怎么能我们先去挑呢？”心里却隐隐为母亲难受。日子分分秒秒在流逝，从前再惊心动魄、绚丽多彩的时光，如今在记忆里，都免不了变得平淡和黯然。偏偏那场刺激却象生了根似的，牢牢地扎在这个家庭每个成员的心里了。若干年的不动声色之中，他那难以描述的复杂心境近来已经渐渐转变为恻隐之心。这些年，他眼见着他妈的努力。如此委屈求全，说到底，还是

为了他。女人所做的一切，其实都是为了男人。他从他妈这样的女人身上得出这个结论，自己也大大吃惊了一番。

“什么行不行的！”孙护士长用轻松的口气嚷道，“妈这把年纪了，活着，还不都是为了你们……”因为开头做作感情太着力，后面的真心话将深深的辛酸引了出来。她来不及平衡情绪，一下哽住了，一时说不下去，再没想出恰当的话来。

兆鹏为此心跳跳了好久。晚上躺在松软的鸭绒被里，他用了加倍感动的声音，绘声绘色将母亲的话说给妻子听。月月只哼了一声。兆鹏正暗中吟味这声哼的真正涵意，月月突然转过身子面对着他，狠声狠气说：“你同情你妈了，是不是？你说呀！你说呀？”

月月没有去看新房。兆鹏同母亲将乔迁的日子定在星期天。兆鹏从研究所里叫了几个同事相帮，孙护士长的医院也来人。到了星期六晚上，护士长将自己的衣服用包裹包了捆好，让兆鹏也回自己房里收拾。兆鹏开了衣橱边门，正要动手抱衣服，却见打开的衣橱门上镶嵌着的镜子里，正映着月月的一张笑脸，慢慢向自己身边靠近。如今她也成了千金难买一笑的人物。他心里不由一轻松，却又警觉起来，神经紧张地眨眨眼，他看清了那笑，胸口一冷，人仿佛大半身浸在冰窖里。月月嘻嘻笑道，“明天我要去栖霞山，你陪我去？”

“明天？”

“明天。”

“明天要搬家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

“问你一声，到底去还是不去？”月月的口气咄咄逼人。

“妈会怎么想？”

“你妈给你新房子了，你就要做孝顺儿子了？”月月阴冷地嘲讽着。

“你这样，对谁也没有好处！”

月月一声冷笑：“我稀罕好处？你以为我还会稀罕什么好处？”

“做人，不要做得太邪乎了！”

“我邪乎，还是你妈邪乎！”月月那咬牙切齿的变调的声音，令人听了毛骨悚然。

孙护士长走到门口来，“兆鹏，你吵什么？明天就要搬家了，还不快加紧收拾！”

兆鹏不吭声，一会儿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月月要我明天陪她去栖霞。”

孙护士长的脸被里外两种灯光同时映照着，似乎格外没有血色。她的身子也好象摇摆了一下，又立稳了，她没说什么就走了。

第二天三人一同吃早饭，护士长对儿子说：“兆鹏，今天你就陪月月去栖霞吧，家里有我呢。”

兆鹏皱皱眉，正要开口，护士长摆摆手阻止了他。月月似无意又似有意地朝婆婆脸上看了一眼，看见婆婆眼睛红，眼圈黑，满脸隐隐约约都是放射线，比

四年前苍老了十多岁。她无动于衷地将目光移到窗口，望窗外一棵高高的白果树。她的目光霎那间变得十分迷朦，象忆起了什么，又象要牢牢记住什么。

兆鹏正在左右为难，他妈又用严厉的目光急急挖了他一眼。兆鹏并不是书呆子，马上明白了母亲的用心：要感化月月。家中诸事，唯此为大。他不以为然地笑笑。

从栖霞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万家灯火。两人都累得很，来回都是站。去的时候，兆鹏就怯阵。一部空车过来，人们一拥而上，洪水猛兽一般。有的男人上去了，孩子递进车厢了，女人无论如何上不去。兆鹏紧锁浓眉，寻看月月的脸色，只见月月已经在后门发疯似地往上挤。真野！他这样想，步子却移动了，走到后门，帮着月月挤。看她踏上一层，就换一个托举的姿势在她屁股那儿用劲。她上去了，他也就势跨上一层。

两人踏着疲惫的步子走过灯火阑珊处。月月要穿过马路朝北面那条路走，兆鹏一把挽住她：“新家朝这儿走。”

月月说：“我还要到那边去看看。”

旧房子已经搬空了。柔弱苍黄的电灯下，满地是被废弃的狼藉的垃圾。月月走进自己的卧室，倚着窗看出去。外面是茫茫的夜色，前面的小学里黑乌乌一片，没有一盏灯亮着。窗前的那棵白果树也

只见一个黑幽幽的轮廓了。白天，那所小学校的围墙里有时安静有时喧闹，但即使是安静里，也蕴蓄着勃勃生气的。月月常喜欢朝校园里望。兆鹏也朝外呆呆望了一会，忽然说：“走吧。该回新家了。”但月月哭了。哭声渐渐大起来，象开了阀门的水闸，那水的流泻是无法抑制的。兆鹏心烦意乱，好象听见敲门声。声音小小的，细听没有了。正怀疑是否自己错觉，声音又响起来，比刚才清晰。兆鹏不大想开门，犹豫之后还是开了，门口站的竟是隔壁邻居的女儿，三岁的小荔荔。

三岁的孩子最容易诱惑大人去喜爱她。她还处在真正单纯的时期，却又有点自己的主张了。一举一动对于大人来说都具有特殊的魅力。月月每个星期六都等着小荔荔从托儿所回来，小荔荔每次回来，必敲兆鹏家的门，问：“阿姨呢？”

兆鹏叫了一声“小荔荔”，小荔荔却向他举起了小小的拳头，用力朝他腿上打。一面打，一面朝泪痕满面的月月看，脸上居然象模象样地皱着眉。她对事情有自己的判断，以为一定是叔叔欺负了阿姨。兆鹏心绪不佳，低低喝一声：“干什么！”小荔荔立刻跑到月月那里，拉了拉她的衣角。月月蹲下来，将小荔荔一把揽进怀里。兆鹏朝月月和小荔荔看，不知是她偎着她，还是她偎着她。他们的儿子，应该比小荔荔还大了！一片阴云闪过，他的脑子里一块空白，再不能思索了。好一会，屋子里没有声音。

新家乱得很，但晚饭已经摆在桌上了。孙护士长躺在客厅一角的沙发上，胸口一起一落噓噓喘着，电视机里正在放上海娱乐杯大奖赛。“叭哒”，是一滴圆圆的泪珠，兆鹏觉得它在水泥地上弹了弹才破碎，他听见了响声。“妈，是不是哮喘病发了？”

护士长不置可否的笑笑，笑得又酸又苦。电视机里一对婆媳正在表演，婆婆弹琴，媳妇唱，接下来是做游戏。节目主持人要婆媳相互写出生辰、生肖，婆婆全写对了，对主持人说，“她过来的时候，三十岁。我为她做了生日，所以记得。”

月月走向卧室的脚步很缓慢。自古婆媳难相处，唯其难，好的婆媳关系才格外感染人。兆鹏这一晚几乎没说话，上床不到三分钟，就打起呼噜来。月月在被子里翻来覆去，变化着姿势，疲劳缓解了。但一想到自己的疲劳是因为玩了一趟栖霞，又无论如何合不拢眼。

卧室的窗帘还没来得及挂起来。月光透过大块的窗玻璃映进来，房间里家具的轮廓很清晰。这是这套单元里最大的一间房，窗外是朝南的大阳台。因为有了施展的地盘，九件一套的仿柚木家具摆得很艺术，而且绰有余裕。这是婆婆临时叫人摆的。她二十八岁那年，和留校的几个年轻女教师一起急急找归宿。她特别顺利，兆鹏那时正在读研究生。他们认识两个月就结婚了，兆鹏提出速战速决好。她认为这该归结于缘份。婚后不久，兆鹏自作主张张罗为她

做生日。那时，公公去世不久，婆婆还处在悲痛之中。她觉得做生日不妥，便无劲道吹熄蜡烛。兆鹏看到了她的心里，说：“生日大蛋糕是我妈买的。”她感动地抬头望婆婆的脸，婆婆脸上爽净净的，象秋天月亮朗照的夜，也回看她，象安慰自己也象是特为安慰她：“……活着的人要快快活活活下去。”

那时候，她对这个家的感情是深的。买菜烧菜，对于她来说，都是很有兴趣的事。她打了一件铁锈红菠萝针的毛衣，婆婆说：“这么大，给兆鹏打的吧，可男人穿这种颜色不怎么好看呀。”她只笑笑，没有作声。打完了，她把毛衣套在婆婆身上，拉婆婆到镜子面前，婆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不知该说什么。她眯眯眼笑笑，“妈，就是为你打的！”

有一天，她的胃有些反常，只想吃有味的东西。买了半斤奶油瓜子，嗑得地上四处都是瓜子壳。晚上还没等到要看的电视节目开始就睡下了，早上叫了还不肯起。兆鹏怪她懒，婆婆却瞪儿子一眼。下班带回来鲫鱼，余汤让她喝。后来肯定了是怀孕，婆婆关照她，上公共汽车不要拉吊杆，当心孩子掉了。她拖地板，婆婆喝令兆鹏夺去拖把，她要去卖废报纸，婆婆又说报纸太重不能拎。反应重的时候，她一会要吃冷拌豆芽，一会要吃芋艿，一会要吃酸辣菜，又着魔一样想吃螺丝。兆鹏说：“十二月份谁见有螺丝卖的？”还不以为然地笑笑。婆婆在边上没开口。星期天早晨，婆婆坐车往下关方向去，一个半小时以后魔

术般地拎了小半篮螺丝回来。她什么也没问，只叫了一声妈。婆婆很满足。有那样一声妈什么都有了。她是真正把她当妈叫的。婆婆的耳朵很灵。

她把婆婆当妈叫，也大意地把婆婆当妈看待了，有一次婆婆买菜回来鼓鼓的脸颊上有两块红晕，象是晨霞贴上去的。她指着菜篮里的韭菜喜滋滋说：“今天在自由市场买韭菜，随意抓了一把，一称，正正好一斤。那卖菜的说，难得手头那么准，你家有喜事了，看来你要抱孙子了。”

她并没在意，一笑说：“可能是孙女呢？”

婆婆忙说：“不会。我有经验。你只是有点恶心，厌食，吐都没吐出来过，反应不算重。头胎反应不重的多数是男孩。”

她还是没在意。

后来的事情，她不敢再想起。月光象水银，似乎正在把她的周身凝冻起来。她用手碰了碰兆鹏，兆鹏的身上烫烫的，他是一个有热力的男人。一累，就睡得很死，碰了他，还是素丝不动。她突然对他也有了反感，于是将手缩回来。那一次，他正好外出学习不在家。如果他在家，事情会怎么样？这个问题她想过多次，却无法得出结论。他爱她，也孝顺他妈。他爱得乖巧，也孝顺得乖巧，这使他显得有些捉摸不定，又具有魅力。而女人，往往有点莫名其妙偏偏会对捉摸不透的男人感兴趣。兆鹏在这件事情上，对他母亲究竟是如何想的，对她呢？她说过要让他家

断子绝孙的话，他也知道，但从没有流露出什么来。他真不要孩子了？

那台 B 型超声波机器来得正不是时候，而婆婆当时欣喜若狂，说来得正是时候。那种不正常的欢欣现在她回想起来头皮就发麻，好似发根已被水银凝结在一起了。但那时她什么也没有想。她本不是个有城府的人。况且，她也是学医的，怀孕就要六个月，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，眼看胜利在望。还会有什么呢？最后的生产是一个大关，但那最后的一个战斗也是解除负担迎接成果的一个战斗。她在农场呆过，对于知青来说，收割的季节是最难熬的季节，那强体力的持续奋战，几乎要把人活活整垮，可是再坚持一下，便是收获后的甜蜜和喜悦了。生孩子大概也是这样吧？

婆婆为她联系去做 B 超。她便坦然地走进了 B 超室。只不过怀着好奇心。

那个年轻的医生看着图象说：“是女孩。”

旁边坐着的年纪大一点的医生将头凑过来，看了看，也说：“是女孩。”

她坐起来，下了床。年轻医生扭过头问她：“你喜欢男孩女孩？”

“都一样。”心里却有一点淡淡的遗憾。

“你婆婆可能喜欢男孩吧？”年纪大的医生说。

“生了出来，女孩也会喜欢的。”

她一出医院就去买了半斤大红色的腈纶绒线，

准备为女儿打一件小大衣。小时候，她最喜欢的是一件大红毛衣，女儿也会喜爱红颜色的。婆婆下班回来，看见她在起头，阻止她说，“你慢点打。”声音温和得不同寻常。她疑问的目光看看婆婆，婆婆闪避开眼睛，却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她心里“格登”一下，随口问：“妈，你希望是孙子？”

婆婆立刻说：“妈只有兆鹏一个儿子呀。”

她沉默了一会，放下手里的绒线针，一偏头，见婆婆的目光还没从自己身上转开，勉强说道：“现在又不能再生。”

婆婆忽然转了话题，朝房里四面环顾一下，笑眯眯说：“你们的家具现在看看式样老了，我正打算帮你们换一套呢。上次在徐医生那里看到她儿子的一套仿柚木家具，很有气派。她儿子说，这种家具代表了家具的新潮流呢。你有空去看看，中意的话，等兆鹏回来就去买。钱我出。”

她心里一暖，但总有点不踏实。

第二天，隔壁周大妈找过来，找的不是婆婆而是她。周大妈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你婆婆想要一个孙子呢。”

她颇惶惑。她怀的是女孩，能怎么样呢？

周大妈注意着她的表情，缓缓说道：“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再怀一个嘛。现在打胎有先进方法啦。”

她猛一惊，神经都有点混乱了。周大妈是三天两头来串门的，可她觉得她很陌生。脸上的沟沟槽槽，

该是她坎坷复杂的大半生吧？那是些什么样的经历？她无法知道。

“你婆婆待你怎么样……”周大妈留一段空隙，特为让她思考。“这样的婆婆，哪里去找喔！你只要依了她这一回……”她软了。她受不了那些夸张的絮叨，一咬牙，走进了妇产科手术室。里面的医生护士都是婆婆的熟人，都主动朝她点了头，也都朝她隆起的肚子看了。她则目光滞滞的在消毒室里等。消毒室通手术房的门敞开着，里面手术台上传来一阵高一阵低压抑着的喊叫声。几个护士站在她边上议论。她才知道手术台上也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，却是为大专文凭来打胎的，她的丈夫还支持她。现在真是有许多东西同过去不同了。正想着，却听见在叫她了。她早已在护士的指点下准备好，踏着踏脚上了手术台，被动地摆好了姿势。当时，唯一的念头就是这一切都会很快过去，她躺平了，看见面前一座隆起的小山坡。她为它受过许多折磨。它曾经是她的骄傲。现在呢？一块发黄的本白色消毒布遮了上去，手术医生大声说：“你也是学医的，不要紧张。给你打点麻药。”

她的嘴唇动了动。并不是想说话。此刻她的心头涌起一股夹带着耻辱的仇恨。她想到了婆婆腮帮后面的一颗黑痣。不知别人注意到了没有？一阵痉挛，她感觉到冰凉的器具探进了她的躯体。赶快从手术台上坐起来，还来得及；然而，时间分分秒秒过去，